

# 幽冥怪谈

之

# 夜话

宁航一 著

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# 幽冥怪谈 之 夜话

宁航一 著

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幽冥怪谈:夜话/宁航一著. —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8.1  
ISBN 978-7-5613-4165-0

I.幽... II.宁...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  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87756 号  
图书代号:SK7N1215

责任编辑: 周 宏  
封面设计: 点石堂  
版型设计: 祝志霞  
出版发行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
(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)  
邮 编: 710062  
印 刷: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: 787×1092 1/16  
印 张: 16  
字 数: 201 千字  
版 次: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: ISBN 978-7-5613-4165-0  
定 价: 25.00 元

注: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

两个大学生夜访心理学教授，请教什么是人类心理最为恐惧和害怕的东西。教授答应跟他们讲三个故事，但条件是听完之后出现任何状况，或者发生任何事，都与教授无关。他们到底能不能将这三个恐怖至极的故事全部听完？而最为神秘的“第四个故事”到底是什么？两个大学生在听完故事后，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？

本文是2007年度新浪原创最为成功的悬疑惊悚类长篇小说。悬念迭起、推理精彩，环环相扣。





责任编辑：周宏

特约编辑：沙子

版型设计：祝志霞

装帧设计：**点石**

投稿邮箱：[culturер@vip.sina.com](mailto:culturер@vip.sina.com)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## 序言 不许惊叫!

感谢我的朋友向我推荐了这一本出色的小说,蒙他们所托,为这本小说发表一下自己的拙见,我深感荣幸。

老实说,作为一个相同类型的文字工作者,在长期高强度创作下,我早已经忘记了那种全身心投入到文字情节中的乐趣,所以接到委托之后,我对自己还有一份担忧:自己的职业病会不会影响自己的判断,不能公正的来评价这一本小说。

现在看来,我显然是多虑,因为这本小说,竟然可以让我重拾起了那种的阅读快感,忘记了我自己也是一个写手,忘记了推敲别人的结构和文字,真正如当年刚开始写作时一样,作为一个单纯的读者,在悬念和惊悚中痛快淋漓了一把。

多年来,已经很少有一本小说,能够如此吸引我。

非常遗憾的是,我和作者尚不熟悉,不过通过他对故事情节的把握和对悬念的那种令人惊艳的理解,我可以想象出,这本书的作者,必然是一个非常善于讲故事,相当善于驾驭读者心理而且有十足想象力的人。因为在整个阅读过程中,我犹如进入了迷宫之中摸不到一点头绪,而又没出息的,快乐又忐忑不安的等待着最后一页揭示的谜题。

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小说,都能给别人带来这样的乐趣,那中国的



出版界何愁没有畅销书，何愁没有读者？

我是个不约束自己言词的人，但是如此的溢美之词，也不曾对很多人说过，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，同样的赞扬，我只给过另外一个人，那就是香港奇人倪匡先生，由此可知，我对这本小说的评价程度。

现在的中国，正处于一个全民写作，灵感过剩的年代，在利益与80年后神话的策动下，大量浮夸，标榜想象力弱化写作结构的作品陆续上浮，已经很少能找到认真在结构上下功夫的作者，而这本《幽冥怪谈之夜话》，却体现了作者对于文字的那种纯粹的追求，这种不使用哗众取宠的噱头，就能牢牢吸引住读者的能力，才是真正的小说家应该追求的东西。

因为这是一本悬念小说，我在这里不便于过多的透露其中精彩的悬念和情节，以免破坏大家阅读时候的乐趣，所以此序非彼序，只讲我的喜爱，不谈我喜爱的实质。

好了，看完我的废话，翻过这一页，拉上窗帘，请进入夜话中，专门留给你的那个席位，不许惊叫哦。

南派三叔 2007-12-13

## 引子

兰成教授将门打开的时候，门口站着他的两位学生。

他注视着面前这两个大男生，目光深不可测。

“教授，对不起，没跟您预约我们就到您家来了，真是抱歉。”其中一个穿方格子衬衫，体型偏瘦的男生不停地搓着双手，有些局促地说。

“可我们实在是忍不住了，非来拜访您不可，请您原谅。”另一个身材高大的男生补充道。

教授再次打量了他们几秒钟，露出些许微笑：“没关系，请进吧！”

两个男生坐到教授温暖的皮沙发上，教授为他们倒了两杯开水，二人赶紧接过来，连声道谢。

方格子男生抬手看了看表，略带歉意地说：“教授，现在才晚上七点钟，我们没打扰您吃晚饭吧？”

兰教授温和地摇了摇头：“我已经吃过了。你们找我有什么事？”

“是这样，教授。我们俩都是中文系的学生，您是给我们上过心理学课的……当然，您教过的学生多如牛毛，可能对我们完全没印象……”

方格子男生停顿了一下，接着说：“我们来找您，是因为遇到了一些困扰我们的问题。”

兰教授点点头，仿佛这种事对他来说司空见惯，不足为奇。

“来我这里的人多数都是因为遇到了困扰他们的问题。”教授和





颜悦色地说。

方格子男生似乎有些难以启齿：“教授，您知道，我们俩是中文系的，一直热爱创作悬疑、恐怖类的小说。尤其是最近，我们参加了一个悬疑小说协会。在那里，有共同爱好的同学们常常聚在一起讨论、交流。在上个周末，协会的成员们又聚集起来。按照惯例，在场的每个人都必须讲一个他们新编的恐怖故事——”

兰教授点点头，示意他继续说下去。

方格子男生咬了咬下嘴唇：“这种活动我们每周都搞，但每次听到的故事都是平庸无奇的，有时甚至让人想打瞌睡——但是上个周末却不同，我们度过了一个真正的、恐惧而紧张的夜晚！”

兰教授用手摸着下巴：“是因为有人讲了一个真正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恐怖故事，对吗？”

方格子男生抬起头来：“不是一个，而是三个。”

“我猜你们那天晚上一定过得很刺激吧！”兰教授扬着眉毛说。

“是的，实际上，那天晚上我们所有的人几乎都忘记了自己的存在，全神贯注地投入到那些故事中去，心情随着故事情节而跌宕起伏。同时，我们又深深地感到震惊，觉得不可思议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兰教授问。

“因为我们悬疑小说协会的每个成员都非常清楚互相之间的实力。那三个人以前创作的故事都很平庸，甚至可以说是有些糟糕的——但那天晚上，他们却出人意料地讲出了三个如此精彩的故事！”

“是三个什么样的故事？”

“让我来说吧，”高个子男生接过话来，“那天晚上的最开始，一个化学系的女同学讲了一个拖沓、乏味的恐怖故事。在大家还没完全睡着之前，协会中的一个成员说，现在他要讲一个能刺激人神经的故事，于是，他讲了一个叫‘噩梦’的故事。”

说到这里，高个子男生的眼睛凝视着兰教授的表情。

“接着说。”兰教授将双手抱在胸前，深沉地望着他。

“他讲完之后，我们还没能从那惊悚的情节中走出来，另一个人又开始讲他的故事，名字叫‘恐怖电影’——那故事让我们感到通体生寒。紧接着，第三个更让我们骇然的故事‘迪奥的世界’又被另一个成员精彩地演绎出来——听完这些故事，在场的人都惊呆了，后面准备了故事的几个同学也因为相形见绌而没有再讲下去。”

“那天晚上过后，我们俩百思不得其解，想象不到他们三个是怎么创作出这些故事的。所以，我们俩天天去缠着他们，要他们传授创作经验。他们被逼得没办法，终于承认——这三个故事全是在兰教授——您这儿听到的。教授，是这样吗？”

兰教授淡淡地笑了笑，微微点了点头：“是的，是我讲给他们听的。可我不明白，你们刚才说‘困扰你们的问题’到底是什么？”

“教授，我们来这里，是希望您能给我们一些启发。您既然能跟他们讲出这么精彩的恐怖故事，那您一定也可以告诉我们——什么最能激起人的好奇心和探索欲？什么是人类心理最为恐惧和害怕的东西？”

兰教授注视了他片刻，随即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知道吗？关于你刚才提出的那两个问题，如果从其根源理论、系统地讲解的话，可以写成两本心理学著作。”他说。

“您的意思是……这个问题过于复杂了？”高个子男生有些担心地问。

兰教授轻轻地摆了摆手指：“我们解决任何问题之前，都要先看它的初衷。回到一开始你们提出的——你们的目的是为了写出既有悬念，又让人产生恐惧的小说，对吗？”

两个人不住地点头。

“那就好办了。”教授说，“你们根本用不着去深入探索人类心理



的秘密，只需要再听我讲三个故事就行了。”

“教授！”两个男生兴奋起来，“原来您还有另外三个我们没听过的故事？”

兰教授脸上带着神秘的微笑，轻轻点了点头。

“那太好了，教授。请您讲吧！”两个男生全神贯注，正襟危坐，一动不动地望着兰教授。

“可我得先说清楚，这三个故事都极度恐怖，听的过程中可能会让人产生紧张、焦虑等不舒服的状况——你们确定要听吗？”

“当然！教授，我们需要的，就是从这些故事中获得灵感。”方格子男生迫切地说。

“那么，我得首先申明一条——你们听完这三个故事后如果出现任何状况，或者发生任何事，都与我无关——因为是你们自己要求我讲的。对吗？”

两个人对视了一眼，高个子男生微微皱了皱眉，说：“教授，我们听过您给他们讲的那三个故事，而且也看过世界各国数以百计的恐怖故事……您这次要讲的这三个故事，真的能达到那种惊人的效果？”

兰教授不置可否地说：“我只能告诉你，这次的三个故事和之前的大不一样。在讲之前，我不做过多评价，你们选择听还是不听就行了。”

两个男生再次对望一眼，最后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听！”

“那好。”兰教授点点头，“最后再申明一条，这三个故事我不一定要讲完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在我讲的过程中，我会观察你们的神情、动作。如果我发现你们在听完第一个故事后就被吓到了，就不会再继续讲后面的故事。”

“那……我们要是没被吓到呢？”高个子男生问。

“我就会讲第二个故事。”

“也许第二个故事也不一定能吓到我们。”

“这样的话，我就会讲第三个。”

方格子男生沉默了片刻，然后说：“教授，您一共只有三个故事。我想知道的是，如果三个故事讲完后都没有把我们吓到，那怎么办呢？您可要知道，我们俩都是出了名的胆大。”

他说完这句话，抬起头望向兰教授，青涩的眼睛中带有一丝挑衅。

兰教授用左手托着下巴看了他一会儿，缓缓地说：“如果是这样，那我就只有讲第四个故事了，也是我最后一个故事。”

“原来，您还有第四个故事！”高个子男生惊讶道。

“但第四个故事我从没跟别人讲过，因为一般人最多坚持听到第三个，就再也受不了了，不愿再听下去。所以，我直到现在也没向任何人讲过第四个故事。”

两个男生轻轻张了张嘴，没有说话。他们在心里猜测着第四个故事会是什么样的内容。

几分钟后，方格子男生目光炯炯地望着兰成教授，说：“教授，看来今天晚上，我们要来挑战您的这‘第四个故事’了。”

兰教授仍然保持着那种意味深长的微笑，他说：“那好吧，我开始讲第一个故事了。如果你们听到中途就感到害怕，可以叫我停下来，我就不再讲下去了。明白了吗？”



## 第一个故事 七月十三

下午两点，梅德坐在靠窗的书桌前，手中捧着一杯淡淡的清茶，面前摆着一本人物传记小说——写的是他最崇拜的梵高。午后的时光对于他来说如此慵懒和惬意。

一阵微风从窗外轻轻吹来，这实在是这个潮湿闷热的季节里最好的礼物。梅德扬了扬眉，感到自己的生活平静而美好。

“作为一个自由画家，二十四岁的梅德拥有他所需要的一切——独立的创作空间、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健硕的身体。当然，还有他最近才结识的那位漂亮女友。还有什么能比现在的状况更好？”

梅德一边翻着梵高的传记，一边想：自己现在这种生活状况，恐怕是一代大师都望尘莫及的。

突然，音乐门铃在这个恬静的房间中响起。梅德下意识地望了望门口，他想不出谁会在这个时候来拜访。

他走到门口，打开家门。

站在门口的男人几乎是在开门的同时就闯了进来，他快步走到梅德的身边，然后将门关上。

梅德惊讶地望着这个满头大汗的人——自己以前的初中同学，现在的好朋友——市公安局的法医袁滨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梅德问，“干嘛这么慌慌张张的？”

袁滨中等身材，体格一般，穿着一套白色工作服。此时，他大汗淋

滴，满脸通红，正瞪大眼睛望着梅德，嘴里不停地喘着粗气，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和紧张。

梅德觉得有点不对劲。他皱起眉头问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袁滨仍然不说话，他张大着嘴，突然全身抽搐，打了一个冷颤。

梅德抓住他的手臂，将袁滨带到沙发上坐下，倒了一杯凉水递到他手中，问：“到底怎么了？你说呀！”

袁滨将水一饮而尽，然后紧紧地盯着梅德的眼睛。

一分钟后，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声带，开口说道：“昨天晚上，不……准确地说，是今天凌晨，我解剖了一具尸体。”

梅德歪着头望着他，过了几秒钟，说：“这是你的工作，对吗？你就是做这个的。”

“这具尸体……”袁滨停了下来，呼吸又急促起来。

“怎么……死得很难看？”

袁滨摇摇头说：“是一具溺水致死的尸体，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”

梅德耸了耸肩：“那我就懂了。”

又沉默了一分钟，袁滨缓缓抬起头来：“你记得……十年前那件事吗？”

这句话一出，梅德像遭到电击一样，猛地从沙发上跳起来，大喊道：“你提这件事干什么？你忘了吗？我们约好永远不提这件事的！已经过了十年了！我几乎都忘了这件事！”

袁滨也从沙发上站起来，直视着梅德：“你以为我愿意提吗？如果不是遇到了特殊情况，打死我也不会提这件事的！”

“我的天！你到底遇到了什么该死的‘特殊情况’，需要你提起这件事？再说了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！”

“你别忘了，‘那件事’是我们四个人一起做的。”袁滨说，“你没有理由让我一个人承担。”

梅德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来，他将头扭到一边，眉头紧蹙。

“说吧，你遇到了什么事？和十年前‘那件事’有什么关系？”过了一会，他问道。



“在我讲之前，你最好把‘那件事’好好地回忆一遍。我知道，你忘不了的。我们谁都忘不了。”袁滨说。

梅德将头缓缓地靠在沙发靠背上，深吐一口气。思绪将他带到十年前的那一天……

## 二

那一年，梅德十四岁，袁滨也是。当然，还有李远和余晖。

当时他们都是南乡初中的一年级学生——南乡现在已经成了即将开发的新区。但在那个时候，只是一个靠近农村的普通乡镇。

那本来是一个无忧无虑的暑假——如果没有发生那件事的话。

放暑假的第二天下午，几个男孩在学校附近的小山上玩“打土仗”游戏——他们把泥土捏成小团儿互相“开战”，玩得不亦乐乎。

半个多小时后，四个男孩子都累得气喘吁吁，一起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休息。看到对方都是一副灰头土脸的样子，他们乐得哈哈大笑。

歇了几分钟，李远说：“来，我们接着玩儿！”

梅德摇了摇头：“老玩一个游戏，没意思。”

“那我们干什么？你说怎么玩吧！”李远说。

梅德用手撑着头想了一会儿，也没想到什么好提议。

这个时候，袁滨突然直起身子，两眼放光：“我想到了一个好玩的点子。”

“什么？”另外三个人一起问。

“你们记得上个星期的语文课上，单老师教我们的那个成语吗？”袁滨说。

“哪个成语？”梅德问。

“‘三人成虎’啊！就是有一人对你讲街上有只老虎，你不相信；第二个人说，你也不信……”

“第三个人告诉我街上有老虎时，我就相信了。”梅德接着说了下去，“这个成语比喻的是一个谎言如果反复地出现在某一个人身上，那他就有可能把它当成真实的——可是，这个成语怎么了？”

“你们难道不想试试吗？如果一个谎言真的有三个以上的人在传播，是不是真的就会让人相信？”

梅德有些明白了，他也将身子坐直：“听起来有点儿意思，那我们怎么试——你是怎么想的？”

袁滨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这个成语是单老师讲的……那我们就从他身上来试吧！”

“怎么试？”李远和余晖也来了兴趣。

袁滨向四周看了看，一眼望见了小山坡下面的水潭。他一拍腿：“有主意了！我们就去跟单老师说：我们班有个男生去水潭游泳，结果溺水了。看他会不会相信！”

“啊！跟老师开这么大的玩笑？过了点儿吧？”余晖有些担心。

“可我们是在试他教我们的成语是不是真的正确啊！”袁滨说，“再说单老师平时对我们都挺好，他不会怪我们的。事后跟他解释清楚就行了。”

“好！就这么办！”梅德兴奋地一跃而起，“太好玩了！”

“那我们先商量一下……”袁滨挽着另外三个人的肩膀，开始策划。

单文均老师是梅德班上的语文教师，是个大学刚毕业的年轻小伙子，英俊、幽默又健谈。平时他和学生们就像朋友一样，常和大家一起打球、聊天，深得同学们喜爱。

放暑假后，单老师并没有马上回家，这几天仍然住在学校分给他的单身宿舍里。

“单老师……单老师！不好了！”李远和余晖跑到单老师的宿舍门口，猛烈地锤门。

十几秒钟后，单老师打开屋门。因为天热，他光着双脚，看到一脸惊恐的两个人后，连忙问：“怎么了，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单……单老师，钟林他……掉到水潭里了！”李远冲进屋内，大声嚷道。

“什么！”单老师大惊失色。

这时，袁滨和梅德也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屋来，大叫：“出事了！”





钟林掉进水潭了！”

单老师看了他们四人一眼，将手中的钢笔往桌上一扔，在地上找自己的凉鞋，但只找到一只，另一只不知哪去了。

“快！快带我去！”单老师顾不上找鞋，只穿了一只鞋就冲出屋，焦急地催促梅德四人。

“就在山坡下的那个水潭里！”袁滨大叫道。

单老师根本来不及等他们，飞快地跑出校门，向小山坡奔去。袁滨得意地冲另外三个人使了个眼色，他们知道计划成功了。

“快，跟上去！告诉老师我们只是闹着玩的。”余晖说。

但这时单老师已经跑得没了影子，四个人赶紧追上去。

等四人来到小山坡时，单老师已经朝山下的水潭跑去了。他对于钟林已经落水深信不疑。为了救人，他一边跑，一边脱掉了短袖、衬衣和凉鞋，只穿一条短裤，眼看就要靠近水潭。

就在袁滨准备叫单老师停下，告诉他真相时，一件令他们始料未及的事发生了。

在离水潭还有几米时，单老师因为跑得太急，不慎被一块石头绊倒，翻滚到了水潭中！他在水里使劲扑腾，忽上忽下，不一会儿，竟沉了下去，水面只留下一连串的水泡。

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，梅德四人几乎没能做出任何反应，他们被眼前的一切吓得呆若木鸡。

大约五分钟后，水面没有再冒气泡，恢复了往昔的平静，单老师没有浮起来。

袁滨第一个反应过来，他面如土色，一屁股坐到地上，浑身颤抖：“天啊！我们闯祸了！单老师……他，他淹死了！”

李远和余晖彻底懵了。梅德的眼睛死死盯住水面。

大概又过了三四分钟，梅德惊恐地说：“单老师真的淹死了！一般人不可能在水里呆这么久还活着！”

胆子最小的李远“哇”地一声哭起来。

“住嘴！”梅德大喝一声，再转过头，满脸大汗地望着袁滨，“奇怪，为什么单老师的尸体没浮上来？”